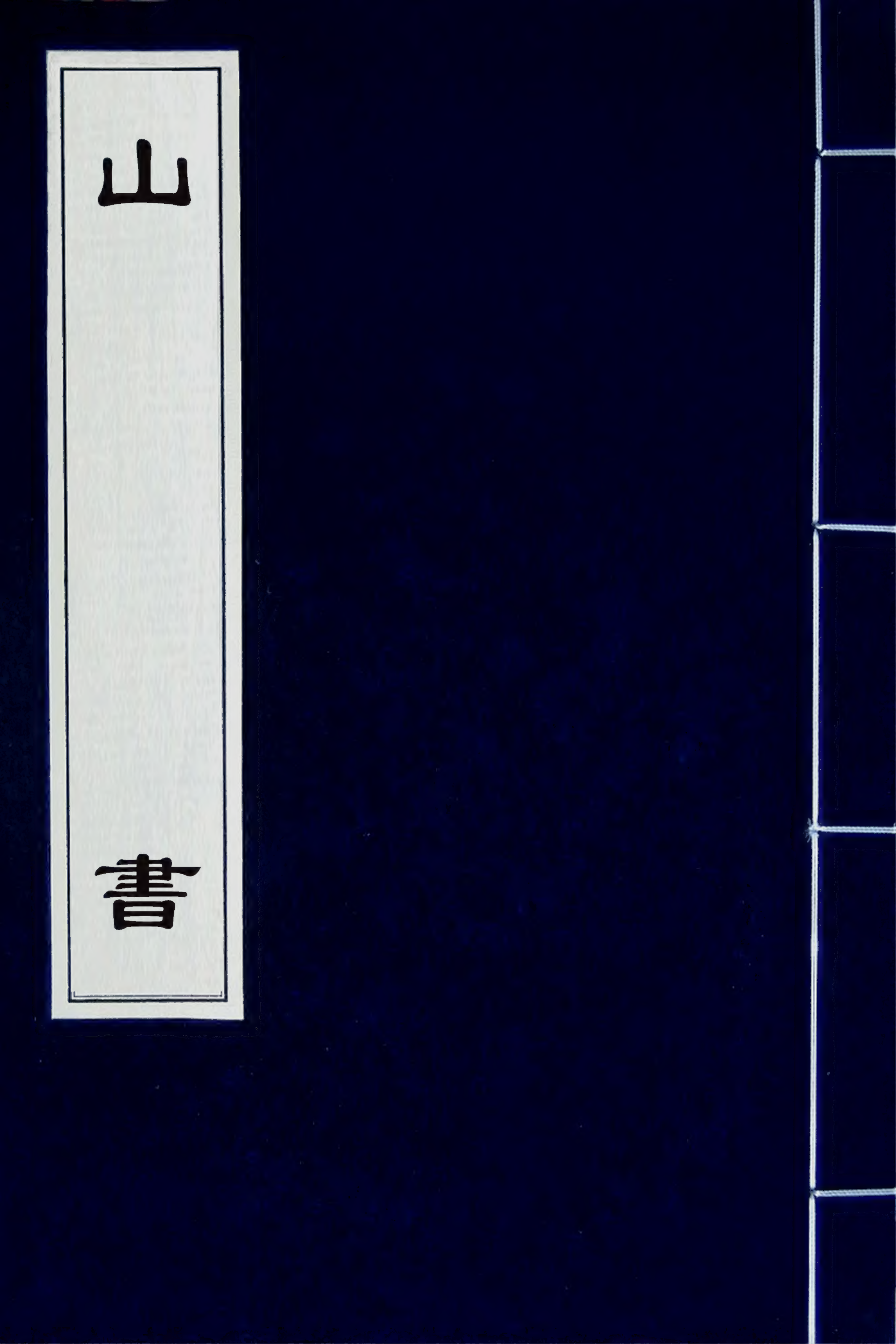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十八卷

大内新敎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二日于禁内大光明殿行新敎禮

責任大臣

正月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言昔稱五帝其臣不及然

四目四聰不廢諮詢況此時何時敵隣一牆兎隔一帆

與共患難風雨者惟賢士大夫而已同舟而遇風則胡

越可使相救豈以羣策群力濟濟多士公忠體國遂稱

之人江東不振雖設弈歲豈今日遂至此耶上聖原不自聖明主可與明言天下事非一家事獨爲之則勞而罔功共爲之則逸而易致所與偕太平定禍難者舍大臣將安賴試乃今日交相推諉搪當不力小臣觀望皇上大家拱手熟視莫敢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優游卒成幸而無罪不至輕投諸淵則已矣軍國大計寂然未聞亦有以尚德緩刑切言者乎亦有以軍怨民愁上聞者乎亦有以群盜猶山恢復報捷盡屬欺蒙明白聲說

者乎亦有以惜才赦過引君寬大者乎亦有肯發章疏懇懇力請者乎亦有以課名實行仁義孜孜補救者乎臣未見蓋然也數年以來毛舉塞責全無把柄如凄風苦雨中操不繫之舟莫識所屆所藉篙師柁工何為者耶詩稱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蒞無畔岸而求治不亦難乎原其所由任事之念不勝救過之念跋前疐後而憂懼多左方在員而才知詘有心世道者亦不過入嘆于朝出嘆于室中宵而興當饋而起庸何益乎以祖宗積

養人才何至今日無一可任上以情求下自不敢以虛應上以誠感而下自不敢以偽報唐臣陸贄有言舍己從人以通天下之志又言兩情允諧以盡上下之隱職願天光下濟勿貳勿疑天子責成宰相宰相責成卿大夫開誠布公共濟艱難職知必有心翼王室慷慨擔當者矣不則交相推諉聽至尊獨勞于上衡石傳餐未為休明之盛事矧機務旁午掛一漏萬安能周知天下之事而偏察天下之人哉

愼重王言

嘉植又疏臣每看詳章奏而見命令之關係大也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傳亦曰令重則君尊皆以明乎愼重也禮樂兵刑予奪賞罰號稱治具所以布之一日垂之萬年發之睿旨編之山澤工籍命令而已言之不可行不言也行之不可久不行也祖宗良法美意簡而當明而信守之三百年不變自識句以逮郡國爲是布帛菽粟無非常離喜之事

習而安焉在上以之為道揆在下以之為法守無弊也迨至事變多端文法錯出日新月異迄無畫一考之案牘未見有一徽然三歲不變者人謂朝廷有簡棄舊章之意而後司徒亦有弁髦功令之心臣以為不盡由此也蓋是非無一定之衡舉而措之動多窒礙者時也勢也其流之失在廟堂更弦調瑟先開其端施于令者忘其昔見其小者遺其大命意似長集事則短矣求名若迷課實反鈍矣立法太繁為治轉疎矣且人與法相因

為用者也朝更一人焉蕃改一法焉人與法展將循環而莫有定向逆以被瞻望遲回之心而已原其初之不慎不得不悔之于後然與其悔之後曷若慎之于初倘游移習慣不能取信于民一旦被恩片紙微發委如萍梗何以使之此臣之所大懼也願皇上垂訓作則明微定保使事有成謀人有定志如用一人也必當而後用行一政也必真而後行脊算布置確乎不拔庶國是無棠舍之譏文告無反汗之失道揆法守端必賴之若夫善

綸扉重地政貴有恒辭尚體要無庸弗詢之謀謀必求
有稱無總經生之言言須為可大念天怒未回民力已
竭念國體當惜君德宜成布之四方何無悔罪之文當
爾多士應請蠲除之語言而世為天下則是豈小補臣
不勝惓惓

審重民情

嘉植又疏反覆古今興衰之數不過依于民情而已我
朝重熙累洽閭里宴安迄今局亂獸驚豈民之忽輕背

而甘心從賊哉亦頗有以敺之耳蓋兵事起厰工興漸漸騷動民方歎苦而朝廷不知止也繼而裁驛繼而加派繼而郡縣以催科為工考司計以搜括為事繼而責鼓細人流言流說以搖亂為希幸熏以高商威嚴訟獄繁興民不堪命欲以興利而適以長亂欲以彌衆而適以階厲豈不謬哉累歲興戎洊屬災沴邑里邱墟版圖凋落致海內若燕慼謡盈路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厄也世無采詩之官以什民言孰為明主聲懇者乎迄于今

不察天下之情而求一切之法錢法鈔法一時並行在
朝廷為使公私不知細民昧立法之意而但疑朝廷之
取諸已也昨日詰難者相望于道臣等策騎過時竊聽
巷語曰若等何為者不為百姓一言耶臣聞而愧焉推
而計之開採一事亦決有害而無利決有始而無於此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者也蓋治易動之民宜待之以靜
不宜更予以端此非迂腐不通之語所云民情宜審也
然民非止求来採鑛之民也有四民焉孟子言發政施

仁而 士農商旅隱括其中蓋泰士賤周士貴士貴而後
官貴官貴而後天尊今為紳怖惴焉慮才不勝任偷安
避禍惟恐皂白不分褒貶失平其有蹈隙不平莫知棄
辦者矣竊尸羅而課猶仍律渠斷而稅未減且不敢觸
禁而來又重慮憬鈔而往貿遷無術都邑蕭條已如斯
矣臣頗秉此青陽肇布召迎天和于官民之待罪者除
真正對疆毗晴重情外凡情可矜者不宜小開一網乎
至行鈔開 採選宜從長酌妥以安商民之業庶民情寧

謚國以永康皇上弗謂民情未即至是也民懸于下致天戒于上適者災變疊興鳳泗尤甚民不能言而天代為言者若是亦足畏也足恤也臣之所謂拊膺而永歎者也

諸臣罪案

正月給事中光時亨疏言臣見同官孫承澤揭內有求皇上下罪己之詔一款此誠今日戡亂為治第一要務也以古帝王之盛猶懍于四海之困窮責天省躬之六

事致罪已而興劾焉三代而後惟漢詔最著蓋漢承秦
弊事必更始故其諸所詔令迄今讀之猶可想見當日
規模宏遠今陛下聖明天縱亦何罪之與有臣以為由
于有誤陛下者其罪實不容不論或人已往而是非宜
明或人見存而賞罰宜當臣敢謬為纖指之孰為諫飭
之加以致民竭夫骨髓兵亂于柚彖者乎孰為撫馭之
議以致邊臣因而束手戰士為之灰心者乎孰為催戰
以致八鎮精銳盡喪荒原遂貽重鎮孤注之憂斷楡關

將相之勢者乎孰爲鑿挖河隄以致汴城億萬化爲魚鼈反開冒功倖賞之門爲親藩避地之始者乎孰爲制科可嚴以致鎮帥跋扈譁卒生心即令武弁紛紛薦文臣糾文臣叙文臣仍踵其故知無所不至者乎孰爲加等之律以致刑名日濫善類摧殘即令明詔煌煌議清獄議得刑議贖罪猶狎難挽回恩膏未遍者乎此輩奸深啟釁苛刻相因附其勢者有互然之死灰達其盤者無不設之穽陷甚至罔而致之使風憲大臣傅叙入媚

人之衣缽以遍肆蜂蠆竄伏逆案遲如鬼如蜮之伎倆以遏制朝權陰險足以拾敵寇慘毒足以兆干戈結轖足以生疾癘乖悖足以啟天變反覆足以長小人當其時貳亦有不忠不信不功不利以互相欣動而不知其驅官市廢者巧于鬻封疆挺綠讞法者善于竊威福以致財盡民窮神怒人怨皆此日漸月累之所爲陛下試一回思十六年來誤國諸奸歷歷如覩伏乞聖明立詢廷臣詳開姓名欽定一案大誥中外使曉然知禍亂所

自起諸奸之罪案明而陛下聖德日彰明綸所布凡深谷窮黎必感而泣弄兵赤子必悔而反以有唐奉天一詔猶能動人若彼何況英謀睿斷迴出尋常萬萬者乎從來是非兩立賞罰必兼舉陛下先行此聲奸誅亂以杜後起之僉壬旋及于搜剔核幽以收失志之豪傑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舉逸民而天下歸心其此之謂矣夫過亂有大勢猶有大機機之所在不可失也

京畿之計

正月總理屯務僉都御史方孔炤疏言京師者天下之本也鐵甸富强可抗天下而制其勝今日者非貧與寡之患而均安之難也故術貴變通機惟知恤生節而瑞豈容緩計阜財詰戎宜先自京師始請以兵論則諸営兗滅兵有將之意爲可師也兵未邉滅當練土着將未邉省當晉有司今鐵甸之民差役太繁鈕羅又寮涣散仳離實不忍言以臣所聞每畝約納粮一百七八十文雜差多至三四百文思避無門惟有投獻而小民之當

户差重疊而無言矣即聖恩蠲緩而催徵自如邦本若斯何能泄泄宜勅京兆尹順天撫按道府細察民隱盡除一切雜差之最苦者力廹重困大家巨室當盡悉難一體均勞屏絕投獻詭寄之風賦役無私自然樂業然後并兌本户丁徭聽其本甲訓練鄉勇一名大縣可得六七百人小縣可得三四百人此皆户籍可稽不同存募妙選州縣正官廉惠勇幹者以當將帥之任每府則修舉衛政為府標臨屬縣以聯絡之文不妨兼武外衛

不妨兼京衛小縣如殘不妨併入中縣本縣若勁不妨併應鄰縣此所以為固守者大端備矣京營衛也十有二萬內堪戰者十之二三耳餘為城兵隨操無益稍為調劑可積餘糧當事既已得人免操各稍通其隱衛所軍人既充選鋒軍改為兵軍田自在便剳舍餘原倫三十六萬之數有充軍民二差者免其民差可增丁壯每三十丁抽一其餘助丁銀作糧大約三營與餘丁共練戰兵三萬所向便能免提若屯政既裕勁旅漸增此顧

國所自始也請以食論則周官遇荒弛禁和糴之意為可師也聖諭久頒保民與屯二書而效尚未彰者有其時而無其地有其地而無其人也請自皇上躬耕耤田之典擴而充之凡工林草場諸禁地西北山諸禁水似可勞之充之利自三倍其䏶脉工佳泉不下數千頃宜勅該管衙門大興水利三春二麥便見充盈如難其人則營衛之備兵與罪人之贖作皆可招應而來皇上慨然為輦下先矣近臣親臣勇于倡義者但能備本別墅

荒蕪信行賞格所墾之利仍歸各姓行之蓄府穀粟自
饒矣秋間御前四十萬為利穰本誠為至計更宜發法
招商寬其稚課而後各遵會通有無不至窘乏蓋齊巳
年耗後運屢阻勢如草昧創起艱難若復以承平之規
速望轉輸恐不能如願也惟行截內其效逐年而見此
富國所自始也今光景已逼振舉在人伏望敕諭宮府
內外一體同心各衙門冗員冗食為公撙節凡一切損
傷民心破辟民財者盡為釐剔使百姓忘勞而忘死民

心既得兵政自嚴胃破自清瀨上自切次第施為不外
于均安和而已矣
文武之用
又言伏見皇上惕勵憂勤于上百執事恪恭奔走于下
詔求直言由功使過似無留良然用崇禎十六年之藥
以治天啟七年之病而群臣奉行未力者政多壓文習
尚阿諛官如傳舍人避嫌疑故也夫君尊臣卑天澤迷
懸然下齊工行道存交泰世雖大亂定有一代之才足

充佐理事恐違器易務奴織婢耕而從前用人之人多藏娟嫉猜分意見不樂切刪是以兵機暗錯貨殖中飽守例循規多庸人之塗飾改弦更轍感豪傑之跅弛反嘆海內無人而聖主獨立于崇高也請以文臣論之天下之敝也時情重內而輕外忽畧親民之官競走清華之路如翰林院之祭酒都察院之督撫皆輕為外官矣至于封疆勞吏尤為人所鄙薄獄棄而投惡于權要者每借封疆以死塞之古人登壇推轂其重若何而今僅

伏惟要之一擲也皇上深欲化源不離時遣侍從清班出任道府然功令選賢無分內外時悟甄別未免陰抑而陽崇恐未勸也天下治安惟在言路得人為其批鱗逆耳敢犯天顏蹇諤昭德厥功甚偉為其發大奸糾大貪以一身當衆怨之藪致徑陞四品京堂以此示優而猶有唯諾取容者一旦盡推藩臬士氣若索索然亟宜特拔建言忠讜諸臣立賜起擢偶詿誤可原者即還其官然後曉然知明主休容之盛雖期盡忠立節內外總

不擇官爲至公也夫選材畜于樞曹出爲邊道督撫進
爲樞貳役出歷戎行莫非苦境而國所最重者無如邊
臣故舊制九邊三年二級又年終甄别參提亦叙誠重
之也今腹裏從未設兵之地大寇縱横千難萬苦乃功
令所切責臺省所糾彈監軍所齮齕法司所鍛煉無非
疆臣而已亟宜大破常格略迹原心勞逸相酬功過相
準使封疆之臣樂而忘死尚有可生之路且大小臣工
耳不聞鐘鼓之聲目不見旌旗之色優游逍遥素養得

意者亦復何限乃獨于二三疆臣終日與死為鄰者半級一階鐺銖比挈不卒又遭奸權所中傷目為破甑然灰不能洗蕩于廢熙真可惜也天下精神俱向四衙門清華既已淪肌浹髓是則作養邊才定宜取以四衙一席虛左待之斯無不勸矣請以武臣論之夫兵興以來歲費二千三百萬孰為耗武臣耗之也貧民耕鑿胼胝析骨易予以累千萬不能當驃騎材官歌兒美女之尾閭燎原沸鼎寧不寒心抑又縱兵殘民所過一空搶掠

毒痡充逾劇賊君父深恩寸心何忍所以然者逆刑之律雖設而不能行督撫失權節制藐如草芥且虛張塘報敘錄僭差官爵既隆吞舟漏網大帥為三軍之表率而跋扈梟雄以搖眾至指大于股六逆俱形文吏反為贅疣豈可追其澂變漢有汲黯而淮南寢謀唐有崔祐甫而李正已落膽由于中朝有人在也宜亟樹社稷之臣恢宏忠義敦尚風采振勵紀綱澄清刑政則閫外暴戾潛消武夫之敬信自服所謂詔下青淄而將士投戈

者比之謂也至于養將之道全在徧裨小部之中被其氣概不凡壓抑人下而監軍使者但呢大將之結交誰察行伍之勞績是宜時加獎借使之名望旁通夭人誰不好名而將名即可以奮志凡錄叙主將必先叙其部級不必苛其親暱則奇士之材可羅致之幕下矣榆林將種名家背城一戰誓不降賊就義甚慘祭卹宜速又亟多恤其鄉人分遣拾其遺種俞適甘肅寧夏諸邊及鄜葭等처勅務馳宣布祖宗畜養之厚恩重懸爵賞金

帛示以大信結以陰符必有感動而起應者夫斤斤株守三晉而防河無力也擒三邊聯番族以復關中而後三晉乃安也雖偏聲渡河北誅仍急抑職允有請爲令夫營營逐逐冀得一官一職者尋常等類而英雄豪傑非多方招徠之則不得爲乃習氣相沿預防嫌隙爲大臣者吐哺握髮延攬天下士猶恐惟日不足而吏兵二部相習閉門自鎖高標一紙于門曰聽選官員不許謁見此何等時也職以爲不然夫禔躬本際何得周知若

禮貌不交何由皮相天下士之願立于朝者為其當事
大臣愛惜人才業甚不倦致不遠千里屢此珠桂之地
乃終年不見一面如隔絕異鄉被閽索賂而能得人才
長短之數巨細之衡乎用人之人茫然莫辨坐此弊也
宜勅府部館御臺省俱以親賢忘勢為第一義外院司
道府以下莫不皆然人人以得俊乂美名薦士當上賞
其未能品題人物夾袋空虛者即非嘉謨也若端揆元
臣位高百僚但宜坐而談論開門受謁不必枉顧車騎

讀律貢趾定此禮式而後長幼之序安或分沐以集聽或退食以諮詢出通下情入告左右人材位置政如文于兄弟合而謀家然後文武之銓除必有不可勝用者也

法令之源

又言恭讀寶訓滁州氏有言治安策者太祖覽之曰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今此人首言法不知務矣又尚書陶凱曰整齊風

俗必以政刑先之然後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諸
禮義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嚴其禁是欲澄
波而反汨之也職令繹祖宗所以治安益留孟子之言
徒善徒法信道信度天下稍進學也恭遇皇上神武在
握乾健自強當內外之交訌克秉成憲職復觀廷試策
語務在得賢才之心職舉手以為執其要矣蓋緣承平
日久各衙門奉行故事賢傑者不必踴躍其所長庸愚
者亦得補苴其所短故文網牽拘操一切之法可以循

理而治今非其時也變而通之鼓之舞之有在于法之外者請以軍機論之祖制文官不與武官同罪文官以七品起家武官以四品起家先賞之而後戮之近因多事督撫比照守邊將帥之律而督撫擐甲介馬常在武臣之前矣崇禎初年文武並論撫按並處後來專治督撫從前歷棄文臣之死信于武臣非謂必苛武而宥文也從前大臣未諳軍機弟恨曰法不行耳于是悠弄威福專意摧殘全無長養自楊嗣昌一出逆迎專治督撫兵

偷致身亦與俱盡悔何及于頃者東協一案斬兩督師而巡撫一總兵一參將尾大者且飄然去效文武兩途權術者善脫身于空處忠實者每受挫于寡援所以多誤也李牧十年一戰始破單于周亞夫堅壁不救梁一戰遂滅吳楚故有計慎重而似逗留亦有當殲渠而反養寇廟算失之毫釐疆場差之千里其機在廷不在還也夫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自古已然倘氣候未到努力未齊選材而使不竟厥用錦松一僨潼關再僨其機已

如此奚哲所嘆今日者邊將如兵三桂唐通等當思所以保護之矣職前條議軍制不宜多官者細稱之言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漢帝按轡徐行勞軍者重其事權也年來武功不致病在官多而兵少既設一巡撫又設一總理總督已多矣又設一監軍御史又設一察辦戎又設一內使又設一關部每差一官必多一官之參題每多一事必多一事之意見人人自以為大將事事爭以為奇謀重臣既在行間武將必分兵以相

衛耳目痼瘠愛惜互起彼已挑激大小驕諂甲功乙罪此掩彼攻所謂文人貞吉師中錫命者亂矣安得精神相貫謀智相資臂撫輕搖不能制部伍之命故易憤耳宜定專方之寄罷交構之官使軍中號令出自一大臣如臂使指如姊承夫內無中制外無旁撓此軍機之所在也請以人情論之歐陽修曰舜有五臣為一朋武有十亂為一朋師師藹藹道德相勵過失相規患難相恤五倫天性所當然也今士大夫各顧身家每見朝廷大

處分偽冇太甚視為路人夫申救之路斷則朋友之道
絶而君臣之義傷矣自史可法申救吳甡而外援救者
寂然則書生祝淵之訟劉宗周亦泯然矣而天有雷霆
之威豈輕施于蟣蝨耶漢陳豨反代趙地多失所司捕
羣聚吏待之高帝問曰若輩反乎對曰非也力不足耳
盡赦之不難以四千戶慰趙子弟是乃中于機合于情
也今臣下進而趨朝退而徑室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飢餓不能出門戶者比比然矣不幸獲罪幽繫囹

圍之中籠爲釜魚游魂互矯或擊奸摘伏或戮力戰功而死傷猶家因有裹頭或厲氣臨城先焚妻女誓不與賊偕生帶刀染血死而復生者是皆陛下作養生成文之于子心腹之于手足洞深在念堪與荷勳秉邦敵萬死以殞洛陽者百執事三聖四盡矣往亦張鳳翔三月之中能郊者四十萬可謂勝任矣假令積歲當得千萬不幸爲玄輔所擠不與協理詮議所報律令七十歲尚准收贖何況老臣惜未有慷慨悲哀爲皇上曲陳者古

人不難以十五城易以脅靡此臣無足惜願陛下思以招徠天下士也如成勇葉廷秀守直戇用被廢經推勁吏乎曉然大凡罪廢一途各有本末若天恩被誣信蒙詬者道路莫不憐之此人情之所在也伏見宸衷乾斷大政與情獄然如嚴王應熊以消黨禍敵王永吉以恤勞臣於將軍撫人情之致係而又內外無拜入閣風動後傑中興有象而微臣所蹐獻者凡遇行閣在通法而識拔凡衡用舍在就法以得情未可操一切之法羣之

以刑罰天下無難知之哲也

富強之本

又言竊惟禮義廉恥之道王得其全霸得其半故管轄以此理其財政孫吳以此治其兵法行非然者富歸私門強為逆工所謂賊民興亂無日矣朝廷覆天載地治道甚宏有言責者有官守者有分理兵農戎穀者有執持紀綱進退人材挽回風俗者如三十輻合為一轂不偏廢也故學術明則人心正官箴端考課實而富強之

敗日積于公家矣萬歷之末有李贄者著爲藏書顛倒
聖教稱秦始皇爲開闢之聖君稱武則天爲女中堯舜
稱馮道爲大臣耿玉陵爲逆賊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
本而雜聚男女講佛爲學道無父無君士夫看狂破禮
蕩義蔑廉解耻釀成世道之禍天啟初年臺臣鄒元標
馮從吾高攀龍等起而講求忠孝一時被誣爲逆妖畫
逆書類拱手媢瑠公私摽竊傾危封日卒遇皇上明天
辨之分定邪正之心以振紀綱于不毀而其間不肖大

往不學無術急圖飫飽以公忠體國者為假道學以阿諛軟熟者為真作用故賄賂之風不盡改權巧之習不盡絕以刑獄重情為敷衍之藪以清華要地為私人之宅直聽者謂之黨雷同者謂之公死節不必褒逃叛不必罪以致疆臣援顯偽士比肩是則敬天勤民稽以聖學者惟皇上一人而群臣退食委蛇惟爭權利而已矣貧弱之症中于公家從前不肖大臣衣錦腴玉者各滿其囊橐而去毋過登高一呼不過捐助數金貢焉一二匹止

矣其自好者閉門不接一客止矣大臣之道奚取焉夫使才情氣節之人各予以富貴之路使砥節抱道之人獨優之以不戀富貴之名使知夫君親當事不棄虛無使知夫奉職守公不敢欺誕使知夫虛懷廣益不居驕慢使知夫筐篚橐囊知盡能索以干進者厭然而無所可售天下有不大治焉者乎故禮義廉恥之修明也先責大臣而後責小臣先責清要之臣而後責疏遠之臣嘗稽宋時蔡韓史賈之奸雖壞于朔而濂洛關閩之教

賈振于野故張驛劉岳發開忠義之風自矢腹心之節即使貪使詐無過武臣然戚繼光所著紀效新書自謂從正心誠意得來故樹立有本善建不拔倘大小臣工不能互相勸勉交相警戒而必待朝廷刑賞之所及乃加塗飾焉則刑賞之所不及僥倖苟免者固已多矣誠令學術大明人心各正以之掌財必不營私而耗蠹以之學兵必不惝怯以冒功以之官人必不賣爵而鬻等以之取士必不僞售而真遺以之考課必不徇名而廢

實以之居家必不斁彝倫而盡俗習焚香夜告求帶晨趨必不肯甘負我皇上憐才看遇之至仁尊賢訪道之至業而富國强兵王霸並行而裕加矣

更化之治

又言竊照夏稅起于丁口秋粮起于田畝祖制深謀遠慮寓兵于農有司不察每逢十年編審黃冊第視畝多者加丁畝少者減丁是一田而常兩稅也戶口脫漏游手何啻億萬而農田困矣自衛屯浸没軍不任戰于是

募兵之費加于民畝而農田遂極困不可支矣今授括殆盡莫非農力無計可更徵惟户籍之中一通變爲一曰免軍籍同民籍凡軍籍之家原有一枝當軍他衛每過十數年歸宗勒取軍裝大户皆派二三百兩小户亦百兩不等今其軍之絶者屯田爲人所占其不絶者亦既已長養子孫成伍矣祖籍軍名似可革除合無凡係軍籍許納軍裝銀免其勾補爲民籍此一項當得千萬而在民自樂輸矣若曰後來勾補無路衛所空虛今欲

定屯書內開民占軍屯者免其問罪通許照民田起科不如按屯畝一分起補軍丁依照舊額籍不減也

化客兵為屯兵

又言天下荒蕪皆因兵痞將官好暴總在挾折色子粒內略本色于民間宜下令領兵之官如賊未能一時遽滅凡十名之內量分三四名就近屯營使受上賞使浮游剽掠之徒得此舊制受四五十畝者立為主兵暴亂自息營圖有地職務自解或曰崛强兵將安肯耕耘然

政惟斯術能消其崛強也名將賢將必能行之此利一興而眾樂赴矣

開屯籍以實軍民之兩籍

又言昔漢興徙屈景大姓于關中所以實戶口也今干戈尚被民不聊生若從大姓貲財難從惟奉屯書條件賞功贖罪興學加級眾聳易舉利在無形夫其墾闢若干畝符屯籍于各州縣一經土著未得輕離此極實之政也或曰墾地舊荒使得開熟誠為增戶若新荒初熟

本有額賦何為增加既得屯籍即失民籍不知新荒久枯又成積荒通賦又無足額之日令有原主者原係民籍第給之來其丁盡户絶者用移戍興學之法自不期而會矣行之十年西北方户口大可聚邑都矣夫國家之政猶天道也張之弛之與時推移變則通通則久帝王之道也古者貢賦必式料民為法若今用二用三俱出田畝安得而不亂且古惟四民今乃六民農耕之士工商食之釋老又食之既代軍而出兵又代兵而出餉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江以南人情惑神好鬼養禪豢
巫其僧田之富僧徒之衆不可億計游手而食租稅豈
無有以編審之耶苟痛念衣食之源農力之困是不可
以不講也

疆臣之害

又言今夫設官分職粉飾治平周旋結交及瓜期而去
代非甚愚不肖能循引套語以卒所事從容階級坐陟
崇隆而至于用兵克敵則賢知而有愚不肖之憂何也

有其材力有其氣候更須有其多助有其利權然後可以集事自有兵事以來勞逸不均內外偏畸其清華榮膴之地燕安資序一歲坐致超遷其戎馬劍戟之場舉足易生罪咎如以辦賊為階勞自宜多方愛養之以恤其私不必操文法之煩苛以掣其肘而驅之死如以不能辦賊者為庸碌不必宜混舉遷材雖填塞責終使之困憊以悞封疆不將此也疆臣身雖在外而精神管領在內長安道上議論不一見聞各殊或誹謗之忽生或害

好惡之多忮或彌縫未到臍智皆府怨之門或憑藉有根垂張亦論敘之地況兵火不熄邊腹盡成枯槁寧兵之官窮苦已極平素不能交際臨急安望流通切責一加趨蹌奔餽具佐懽娛操文墨者但知嚴刻為奉公而疆臣雖千斤之力乃肩萬斤之擔用過其力歲時又減心情必惶擾似秋蓬朝受命而夕誅放萬有不能致傾臣而無內外之助者志謀終不伸功業終不就也凡用兵之處人臣各宜仗義各衙門贓罰羨餘理宜多積以

充鴉賞朋拱之資勿得飽養人之肥視越人之瘠而不
相顧甚且衙門可裁者宜裁之以弁軍需然後正餉之
外軍容乃裕機數乃行不然僅僅五分八分之餉朽腹
不待而食饔之弁日朘月削而欲望其趨奉什伍責其
死命焉有不能故疆臣而無在外之利權者營壘終不
壯手足終不展也近時所尚以說虛話做實事者為巧
宜以做實事說實話者為痴人而痴人每每大不避誅
小不避譏咒竟為朋建出死力仔重肩者必痴人非巧

宜也其安樂者另有一種有福之人其患難者另一種匪躬之士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此之謂也敢請凡用賢臣當其才力或北或南而務使人與地相宜加其愛護寬其歲月通其疾病勿以偶誤遽罰勿以一眚致叉凡正餉之外可以充兼貲者乃聽其便宜生殖凡有掣肘衙門從便嚴撤使得盡心力為之為之不效夭然後從而刑之則名位不輕投而旅稱不虛飾矣

調邊兵入衛

正月賊氛告急兵部至內閣言賊勢甚大非將平西吳
三桂薊督王永吉容鎮唐通合力一戰不可閣臣言當
奏請旨商酌兵部即面奏帝是之密諭閣臣曰調三桂
馬兵助勦餘兵尚多乘流賊三逕新安頭未定之時此
着似不可失即督臣王永吉請召所言我亦不出兵餉
兩遼關寧不能互援之慮此等重大事機應行與否原
應先生每主持擔任未可推諉誤事閣臣陳演以為不
可拓云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警寧兵焉不可調帝

復諭寧城一事前已經廷議宜速宜斷未可猶疑再修
中前移寧士馬收守關之效成為犄之功雖屬下策誠
亦不得已之思先生們即擬旨來行如必再議先生每
即刻會官確議妥確來奏仍將各官議語各行親書備
覧諭下內閣集府部六科于內朝房面議之衆官議論
不一反覆利害京師與寧遠孰重禍在城下與寧遠孰
急其時主急調者成國公朱純臣倪元璐金之俊吳麟
徵孫承澤數人與兵部議合遂繳議單隨出旨云兵部

議是又發票到閣陳演又具揭以爲外邏督撫未必來亦當僉同乃請聖諭一道差官前去會議之次日辭徵稜工部既極言前已失而寧遠必不可守撤寧遠之兵以守關調兵三桂之戰兵以殺賊目前急着不待再計而决既下閣陳演揭係外議不肖崇大學士方岳貢稜稜書兵部不應倡守關之說

告廟遣將

正月帝憂愁之甚大學士李建泰自請曰臣晉人頗知

寇中事臣頗以家財佐軍自往辦賊又曰進士石蔭願軍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套部召募忠勇勸輸義餉勦寇立功即不然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帝喜甚曰卿若行朕當倣古推轂禮于是于正月二十日以特牲告廟廷授西方劍復諭本月二十六日行　遣將禮畢朕御正陽門樓宴餞督輔並召五府掌印內閣輔臣京營總協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侍坐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應用法駕宴桌作樂

等項內外各衙門預行備辦整理其護衛隨從守把巡
緝應用官軍旗校人等着嚴衛京勇城捕等衙門各行
酌量撥派民棚搭蓋供充折卸不許官役滋擾至期遣
官告廟後行禮至將午上駕登正陽門官軍旗番十餘
萬自午門前排列至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李建泰叩
頭致詞帝慰諭再四即賜坐列席賜宴共十九席文東
十三人為三行武西六人為一行御席居中酒七行帝
親賜建泰酒三盃即以三盃賜之復自撰勅御筆親灑

龍殿御手門工用寶手賜之勑曰皇帝欽命輔臣李建泰督師親書勑旨朕仰承天命繼祖弘圖自戊辰至于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寓以至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竊弄兵戈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勦除本為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舞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衆之人缺諜軍根之輩情真罪當其即以尚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

不中御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剿則再剿殲渠宥脇
一人勿得妄殺撫則再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
卿忠猷壯略品望夙隆辦此裕如特此前任吉廟稜郎
正陽親戚顧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賜宴銘
功有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敘賚朕仍親迎慶賞共享
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徧行示諭咸使聞
知內臣為掛紅簪花致禁導尚方而出
時急需才

二月初三日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請釋張國維等疏曰臣嘗讀唐史至德宗欲殺陸贄諫官陽城曰不可使朝廷殺無罪之人于是率同列伏闕而諫將軍張萬福年八十拜諸諫官曰言官肯言事天下太平矣臣竊嘆之大德宗攸主也而城能死盡言職如此臣生昌言不諱之朝官刑名封駁之地乃遂巡顧慮有懷莫吐反躬自責何以為臣今茲訟言于聖主者有六人焉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湖廣巡撫郭景昌浙江巡撫黃叢恒兵

科姜埰方士亮部臣尹民興國維身任中樞大兵在門不能運籌制勝早紓君父之憂何得無罪然國維宥謹之品軍旅非其所長向年撫豫大得民心總河數年道路梗阻運艘不匱有功國本將蒞中樞受事未久其罪可原景昌倜儻之才平日以岳武穆自況身在戍所投鄖鉞洛陽已破無家可歸乃于山西士紳徧行借貸召募壯丁間道入趍以闖敵營不謂中途遲遲有緊逮之命至象恒臣不知其生平亦不知其政蹟但聞縱騎到浙

闔城百姓擁塞號哭竟至罷市覩其深得民心則其生平政蹟可知姜琛之罪起自政輔今政輔伏法而同時之熊開元久已訊結獨琛犄爲滯獄底情深可憫方士亮尹氏與隨政輔渾前監紀雖無可錄之功亦無阿比之跡況還京之後辭賞不受其心可知此六人成案俱在公論甚明臣既有知敢不陳列上請臣尤有言者當茲內外多故時事日艱每見大小臣工一經受事率多不效或膏血沙場或受斮西市或逮繫踉蹌或罣沉貫

索蓋纍纍若若矣以致過鉄會稚扼腕之人既斷齶之
交登亦襟肘之兩窮豈世遂無材一至于此蓋天之生
材有數長養則出焉摧折則盡焉理有固然臣之敢于
輕瀆宸嚴者又不止為六人惜也臣埴前此為請寬貸
獲蒙重譴臣豈不知一念之過止以身有言責不敢不
以人才當惜效古人伏闕之義倘有一毫徇私市德之
心則顧二祖列宗在天之靈顯殛之此又臣所自信垂
求信于皇上者也疏入次日御文華殿召內閣 三法司

入對帝手出孫擇疏偏示之叙無敢言者時工部尚書
范景文新簡用入閣獨出班頓首曰此正臣所欲言不
謂該科先之也因並言六臣罪有可原尤力薦國維景
昌帝命供役閑釋國維景昌准起用景文恐帝反汗也
又奏曰皇工一日而釋纍臣六人此皇上浩蕩恩也宜
以特諭頒行該科疏但票該部知道是矣帝喜隨下一
諭六臣俱出獄張鄭二臣以總督用

　憂切時事

二月工科都給事中汪維效疏言世之不能有治而無
亂有安而無危豈非天命哉君相不可言命造化生于
其心治亂安危之故盡歸斡旋而天弗違啟宗周宣千
古稱烈也今天下不可云治矣不可不云危矣奈何四
郊多壘卿大夫不恥九重宵旰獨勞而舉公憂國盡瘁
匪躬者未數數然即痛哭流涕如賈長沙亦未多見也
臣竊憂之夫處不諱之朝事容諫之主舉有各官能極
言無隱仍自有裁鑒不必疑諱之明倫而猶有違古人

而從後言之我臣不敢也請就今日內外可慮者盡言無諱可乎其一曰疆守阽危之虞祖宗櫛風沐雨肇造區夏三百年來如金甌也今三邊越在外境楚豫關陝之城半阻聲教兵戈日擾于河朔邊烽夜達于甘泉抱虎枕蛟事變叵測又況湖南穴獻西蜀潛猺而建牙雖是韓范尋聞誰是頗牧臣故曰可慮在疆守也其一曰政事紛紜之虞外寧必先內治戰勝全在廟謨今碩畫罔聞辯言易亂迂仁義而稱申韓薄節愛而課桑孔務

瑣屑而忽大體厭常由而尚新奇多方生財何異錙銖破格用人徒啟僥倖蹊徑可以操推轂之權鄉鉞辭而仰兜鍪之息紀綱凌夷法度廢弛安望奏廓清之烈哉臣故曰可慶在政事也其一曰士氣頹靡之處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從諛成風波流同逐名節之搏奪于媒進標榮之念職掌之重褻于瞻風望氣之私孤介峭直不合時宜唯諾拳曲逢延逢世聚貨偕希寵之趨懷刺作呈身之徑好官可以耐笑罵暮夜不難拋四知又何怪

矛百鼓饒指清流揚波也臣故曰可屬在士氣也其一曰民心離散之屬億萬其人億萬其心獨忠孝一念維繫不解此可仁義聯非用刑威來也乃教化不先徵求無藝撫字拙而敲扑能室廬空而追呼迫功令稍嚴郡邑愈厲流離困苦怨積怨深矜有緩急且思乘爲不逞開門揖盜則風鶴散又孰禁之收拾不早舟中皆敵國也臣故曰可屬在民心也其一曰言路壅蔽之屬君有過則諫言官職分固然苟知忠愛誰忍緘默而煩言易

獄激言辨攻彈劾不避近治名申救過切似市德稍有枘鑿而聽直為懲尤矣或因一人而并疑其類或用其名而猶罪其身于是庸庸者稍不言之罪小多言之罪大鳴鳳無聲蔡犬不吠豈國家之福哉臣故曰可虞在言路也其一曰人才匱乏之虞有崔衛而封疆拓有管葛而國事治有膺滂而士大夫之氣清有龔黃而兆庶之心固有汲黯魏徵而諫諍之路廣百凡治術總歸用人乃者舊率多遺逸清卓半屬摧殘一眚掩大德之光

既去漸長安之夢遺大投艱鉛刀難割折衝禦侮螳臂
佛當司銓翁夾袋之藏會推矯推轂之舌噫果無材耶
抑長養封殖未盡其道耶故曰可虞在人才也盖之者
群儆戒無虞天無虞猶儆況多虞乎此正我君父交儆
之時臣何敢不盡言入告共圖淬勵也

釋奠風變

二月上丁釋奠先師遣大學士魏藻德行禮是日天氣
晴朗陳設既畢陪祭各官齊集大成門外及至臨祭入

而排班立足未定大風陡起松檜怒號飛沙如雨廟中燈燭盡滅廟中執事者倉皇奔出不能成禮而罷

下詔罪己

二月詔曰朕嗣守洪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旰兢惕罔敢怠忽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豢養肆廿載之兇殘敵之盍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頑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剿撫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

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殁其咎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罄田里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絶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御失道誠感

未孚中夜以思踟躇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惜人才以培元氣守節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以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雖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

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志

分遣内侍

二月分遣内臣高起潛監視寧前鎮盧惟寧監視天津通州德州臨清方正化監視真定保定杜勳監視宣府王夢弼監視順德彰德閻思印監視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視衛輝懷慶楊茂才監視大同李宗先監視薊鎮中協張澤民監視西協曹化淳監視京城守禦給事中莊明說工疏曰臣頃見内臣之遣一刻十員臣不勝慚悚

大使諸臣盡瘁恪職中則燮理之有成外則安攘言責之克當何至以兵燹遺君父陛下亦何樂有中官之出而遣之是今日大小諸臣萬罪萬死自不必言但臣愚惴惴蓋以往事言之漢唐宋之開創中興我二祖之廓清肇造名垂竹帛彰彰多人而未嘗及中官蓋中官可用古昔用之久矣而未前開也以近事言之數年之內中遣屢行屢撤使中官果有實效則敵可不入入又不烈矣而併未前開也從來地方有一總監監視則合膂

擁文武諸臣精神物力只照管一總監監視而不遑即至文武卑微者不能近總監監視而亦周旋于把棚中卑至衙蠹豪棍不能近把棚中軍者亦依附于私房下役猾胥隱痛誰敢指斥誰為窮詰臣識罪滋厥正值分賦孫茂霖交事群情拂欝稱苦每于退食三嘆嗣後茂霖移劄門封雖敢操旋亦伏法不聞有益無害況今日人情事勢風鶴百倍時者可慮豈不更大耶草疏未畢旋接姪抄有求大典納銀四十兩之旨使大典而先此

將免廷會司覈法恐無以警貪者之心倘大典不允復從而罪之是罪與不罪貪恐并無以服大典之心乃一旦分宮禁之中使將催索之明綸王言國體應呂珍惜似不待再計決也

上宣雲監視

二月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疏言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鳳鷂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即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跡于防範復為逆民所圖如撫臣徐

標者久不足為國家之翰蔽今真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職于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此去矣蓋逆賊欲犯京師誠慮宣雲號稱雄鎮其中勁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燕雲然後與獻南賊兵合股并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為顧忌設謀誠狡為憂誠深職正在彷徨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即散財發粟鼓勵兵民兼之撫臣衛景瑗亦能協力同

守有屹然不動之志而宣府撫臣朱之馮夙秉忠清之操兼有遠略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户不下二百人分有汎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指給資糧不僅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致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一來攻必可以老師挫其鋒倘有勤王之師共乘間而謀之則賊可殲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略料理已定忽有欽遣內臣至彼未免以己意多所更張上下官

民反致掇亂又閒內臣之節制又不知果能嚴齊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雲不支臣恐有不忍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故為躁冶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即刻嚴遣立勅兩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效俾終始秉安貞之誠與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再調勁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犄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

上因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遣盡視可次第而罷以一其事權天下事尚可為也

將糾邪說

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戴明說糾李明睿曰適來寇逸披猖惡氣漸逼城不失于攻而失于獻計不出于守而出于迎在廷萬變萃渙之無方而不意邪臣乃敢煽亂而不避前東閣一議謀國者不知何見而有國家大計無

避忌諱之間而動搖之邪說隱顯附和不一而足其原議蓋在聖明洞鑒矣逆人謗吹到處狂嗥則孝明爲最甚至引有天下者不顧家及漢高分羹之說大言于權臣之家一時同官諸臣聞者無不愍駭數日來風鶴以疑端而益驚狼顧以瞻望而益甚士農工商踯躅皇皇胸中各懷一去志者者殆將有言曰今日之事當以救拾人心爲主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今時勢方在岌岌乎堪致覆治禍如此臣懼滋

甚臣恨滋甚恭惟陛下以堯舜神武之資十七年無宴安之圖極焦勞之苦殷憂實以啟聖多難正可興邦乃諸臣不以入周召出方虎自期乃公然進唐宋退避之陋習踵汪黃侂胄檜之故智灰烈士之心鼓逆賊之焰甘心獲罪于二祖列宗天下萬世而不恤是奸細不在綠林而在清班妖孽不在氣化而在人類也使目前而渙散之膏肓不拔則洶湧之流訛不消邪妄之誅勦不嚴則枯亡之忠義不憤伏乞陛下將邪說之臣竄殛其

人榜示其罪以爲煽惑人心之戒

請誅庸輔

二月薊遼總督充爲事官王永吉請誅陳績凱曰臣行次玉田閱邸報該閣臣陳績題爲痛念時艱事奉聖旨御公忠敏練佐理有年朕方倚望輔弼宏濟時艱乃因國事多虞又兼有恙屢行面陳引退亟將先所請以成恬操仍賜路費銀五十兩綵緞四表裏馳驛歸里御還善攝以待後用該部知道欽此臣請未終憤懣欲絶異

哉奸黨敢于欺皇上復忍于背皇上至此極矣方今寇

氛已極豫楚秦晉關門撤盡望風納款川廣黔滇政令

不通貢賦不入問兵則士馬凋殘戰守坐困甚且殘撫

叛將反操同室之戈問餉則帑府耗竭本折兩枯實則

財盡民窮久無樂之趣要害不守咽喉將斷疆宇漸蹙

禍變日多此乾坤何等時乎志士飲血以長號忠良籲

天而無路惟我皇上宵衣旰食焦思勞神正不知若何

憂勤若何憤嘆矣臣時定亂全在臣工有力者竭其力

有財者輸其財各辦赤心共勷大計或運籌帷幄銷日月之光或盡瘁疆場作山河之氣人人同仇處處敵愾勢如救焚情同拯溺即未必轉弱為強轉禍為福立見太平亦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分內無所逃情亦不容已也乃首輔陳演者不聞代策定謀輸忠排難俄作賊以歸來忽飄然而颺去既非年已遲暮何曾病入膏肓引退無因殊駭觀聽或者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遂不暇為社稷宗廟計乎若然既明且哲演誠多算

矣其如皇上何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付理亂于不聞方將案沙堤以幾步開綠野以怡情尋秋壑之芳蹤享郿塢之樂事天理良心滅絕已盡尚謂有人臣禮哉且國家全盛之天下一旦破壞幾于不可收拾皆續之罪也昔繹明肯佐理有年則非若百職事之致一官辦一職不獲與聞樞密者比矣又非若新經簡在得君行政之未久者比矣此數年中若肯公忠體國將天下兵馬錢粮文武將吏經心著意實實打算一番如何禦敵如何

辦匪如何清兵如何措餉如何用人早早商量急急整頓何遂貪婪決裂至此乃一味取榮一句不肯直說一事不肯擔當把持朝綱變亂成法臣為外吏寵賄奸狀不及深知即如順撫趙惟岳急欲抽身遂謂容撫可裁巧為出脫保督呂大器黨緣擔卸遂謂保督可撤曲計攛縱江楚匪警留都震動髙倬求去何遂弄操江而裁之計與嚴重已露辭章郎祖德不謹何反舉東撫而昇之以至江督甫任遽登司馬之堂則呂大器之神通大

也催餉不繼忽奉回部之旨則莊祖誨之線索靈也他
如李兆之貪汙而優陞胡世賞之庸鄙而起用諸如此
類不可縷指只此香大情孫顛倒任意目中何曾知有
聖明在上乎及見事勢傾危委而去之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也則將焉用彼相哉皇上方下罪己之詔緬有
臣何得脫然事外告無罪于先王耶近草木皆兵遠近
風鶴到處倡逃藩王不守封疆州縣不守城社所以狡
賊乘之勢如破竹京師四万根本正當靜鎮堅定以安

是人心頹乃先去以為民望所稱腹心手足不二心之臣固若是敗頹元輔也以臣背主則不忠又允子也以子棄父則不孝不孝不忠罪並當誅伏願皇上敕頹之罪並正刑章俾天下萬世之人皆知悞我皇上者有陳頹在然無損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耳臣為逆臣討賊禦侮皆臣之責豈因天步多艱紀綱頹廢遂令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輕朝廷而傷忠臣義士之心哉

時帝信用閣臣魏藻德晉輔陳演附和之癸未會試以

入燕王考餌蔡德兩晉江黃景昉蔣德璟前後俱罷至
是全晉敷陷知京師不守又以首輔餌蔡德允放及入
辭自陳佐理無狀罪當萬死帝怒視曰汝一死不足盡
其辜蓋恨前阻調邊兵之事也

諭撤城守內監

三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言適日夜賊自蒲州過
河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餘日
矣京中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皇皇撫臣

朱之馮乃集衆登城死守監視内臣杜勳同總兵王承允出城迎賊之馮猶自放一砲響賊旋為賊執恨而碎割之長安所傳皆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矢其臨難不苟見危授命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即為開門迎賊之人使手不握兵總兵不結為腹心即有叛志之禍自當執而殺之然而不能也則監視之不可恃而祇為害也不獨杜勳一人可慮矣伏乞皇上敕然震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内官在京者駢誅之亦儆亟

加之爲官爵錄其後人以爲效死者之勸見今京營幇
營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柄于總協大臣集各勳戚諸
臣于城頭分布信地望工寸自爲將居中調度閣臣范
景文憲臣李邦華老成歷練曉暢軍事而景文守通州
守南都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咨其籌畫使
京營將領剳營城外多設砲火使不敢近城飛促督臣
王永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　民見皇上如此振作自
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矣緊

尤在速撤城上内臣賊勢已逼立斷施行則宗社幸甚而百萬生靈幸甚疏上不報越兩日上傳杜勲爲賊殉難忠義可嘉加贈司禮監太監廕弟姪一人錦衣衛堂上僉書仍立祠宣府春秋致祭其把牌人等査明另議

撤監來城

三月兵部疏言臣等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内云臣與曹化淳王德化等昨夜將賊杜勲等暗用繩縋上城不知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等語臣聞之心碎髪

豎賊務洶湧如此危急臣等累次到城閱欲現城上守禦情形輒為監視阻抑已經面奏今突縋賊援上城不知曾否奏知恐有奸宄人心洶洶變起非常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社幸甚